



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
Celebrate the 60th Anniversary of
the People's Republic Of China

王十月 著

无碑

他心性高迈、秉性纯朴，但长相丑陋；他在社会最底层摸爬滚打，历尽坎坷；他只要稍稍违背背良知便能过上幸福生活，但他每次都选择了坚守，他的遭遇是中国数亿打工者命运的浓缩，也许，走到大街上，你曾与他擦肩而过，也许，他就是你，是我，是……我们，

一群人，一个村庄，他们的命运变迁是中国改革开放史的另类书写。

历史记住的是大人物，《无碑》以文字为小人物树起一块碑，一块关于正义、善良、爱，关于坚守、青春与梦想，关于苦难与苦难中人性伟大之碑，一块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之碑。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无碑

王十月 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碑 / 王十月著. 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9. 8
ISBN 978-7-5360-5712-8

I. 无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87881 号

责任编辑: 詹秀敏 李 谓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封面设计: 有容传播策划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
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)

开 本 787×1092 (毫米) 16 开

印 张 19.5 1 插页

字 数 370,000 字

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6,000 册

定 价 3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—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谨以此书献给“中国制造”的奇迹创造者，
以及为此奇迹付出的青春与梦想……

这个人很平常，很普通，没有什么雄心壮志，也未做出过惊人之举。他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，也有梦，但他的梦，和你的梦、我的梦、他的梦，和每一个普通中国人在这时代的梦，都差不多。他生活的阶层，他认识的人，也和他相似，无大奸大恶之徒，也不干那杀人越货、伤天害理之事，有点小私心，要耍小心眼儿，顶多如此。更何况，其间故事，也无跌宕起伏、阴谋暗算；作者叙事，更无法借傻子痴人之口，用那春秋笔法，唱时代兴衰；也没有人飞将起来，或是摇身变成虫豸，或是被人劈成两半各自生活。这样的故事，更没有流行噱头，一无法拍成言情剧供人消遣，二无法成为官场指南教人使诈，更无深刻的人生哲理可供专家研究，不过是几个小人物，一些家常事，打工求职，喝酒做梦，鸡毛蒜皮，汤汤水水。自然也有男欢女爱，但那男子，无子建之才，潘安之貌，反生得丑陋不堪；女子们，也不过是普普通通，无闭月之容，羞花之貌，实不符合当今俊男靓女之标准。然，作者在外漂泊二十载，所见所闻，却多是这些人，被他们感动，亦为他们感动，便想，他们既然能感动作者，或许也能感动读者。又或者，当今中国，尚有那有闲之人，于无聊之际，会愿意去了解这一阶层真实的生活，了解他们的过去、现在与将来，他们的欢乐、悲伤与梦想，又或许，未来之中国，有人在研究前人生活时，能从中窥得一鳞半爪，因此就铺排了笔墨，演绎出这样一段故事。其中人物，大抵都有原型，有些人，甚至连姓名都未更改，不过事情却未免虚构，或将张三李四王五之事，合为一人，或将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各地，化为一处，因此，若有读者诸君，欲对号入座，或索隐求证，自然徒劳。此书既成，先取名为《人间词话》，盖因此书结构，暗分三部，其一，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断天涯路”，其二，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，其三，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。后觉此名虽佳，毕竟从他处借来，终是不满，又拟名数种，如《一个人的中国梦》、《老乌的瑶台》等等，直到修正完毕，定名为《无碑》。

说的这人，人称老乌。他的姓名与乌没有丝毫关系，他姓李，叫保云，李保

云。李保云，也就是老乌，来到瑶台村那年，二十有五岁。那时的瑶台，尚是个典型的珠三角小渔村，其名头少为人知。瑶台村口云瑶桥两侧，各一株古榕，榕树叶子密得连阳光也筛不下，盛夏时节，烈日炎炎，芭蕉冉冉，坐在树底，亦觉两肋生风，凉意沁脾。树下，横七竖八，散落着十五块条石，可能年深月久，条石被磨得光不溜秋，乌黑里泛着青光。一个石香炉，里面积着满满一炉香灰，还有一炷香未燃尽，空气中飘浮着香火的味道，似有还无。一条机耕道，从榕树旁蜿蜒向林阴深处，机耕道的一边是河涌，一边是民居。河涌的“涌”字，在这里读作“冲”。河涌是广东本地人的叫法。在老乌家乡，这样宽不过百米的小河，一律称之为沟。老乌的家，紧邻长江，荆江河段，每到夏天，江河涨水，一眼望不到对岸。见过大江之人，眼界自然阔大，把百十米宽的河称之为沟，也很自然，见到有人把宽不过十数米的沟称之为河，总觉有几分可笑，就像生活在大海边的人，到北京看了什刹海，会觉得北京人真是敢叫，就这么一汪水，也敢叫海？老乌觉得，流经瑶台的这条河涌，充其量算得上一条大沟，可瑶台人称之为河涌，还取了个好听的名字——云涌。

老乌刚到瑶台那会儿，云涌的水还是绿的，那种绿，与老乌家乡的湖泊港汊里的绿可不一样。老乌家乡的湖水，一年四季变化着不同颜色，春日湖水明静；夏天又绿得深沉；秋天湖水开始绿中带蓝，带黄，还带红；而到了冬天，湖水又变得清冷，整天泛着白光。老乌在水边长大，来到瑶台，见到云涌的水，顿觉欢喜，爱屋及乌，爱水及村，老乌于是钟意瑶台。不过那时，老乌尚未想到，他生命中往后一段漫长的时光，将离不开瑶台。当时老乌想，水是家乡美，月是故乡明，此处千般好，终非吾家乡。老老实实打几年工，存点钱，回家盖三间房，娶媳妇，开小店，搞点种植养殖。这就是老乌的中国梦。这样说，并非老乌这人胸无大志，在当时，老乌的想法，代表了一代打工仔普遍的梦想。而人的梦想，会一日日变化，此庄子所谓一龙一蛇，与时俱化，而无肯专为，这是后话，先说老乌。老乌来到瑶台，看到了云涌的水，他喜欢上了云涌。如此一说，就透出一个信息，老乌这人，骨子里，颇有浪漫情怀，这也为老乌日后的遭遇种种，埋下了伏笔。

多年以后，已成为老打工的老乌，对那些初来者，很深情地讲述他第一次来到瑶台时的印象，讲到那两株硕大的古榕，讲到傍晚时分落在榕树上的鸟，讲到云涌的水。老乌会陷入怀旧的情绪中，用了另外一种语调，说：“那时的云涌可真绿，那种绿，是说不出的。”依然是在多年后，老乌结识了租住在瑶台的画家刘泽，才明白，从前云涌的水是石绿色的。那时，老乌对刘泽讲过去的云涌，却形容不出水的颜色，就在刘泽的画册上找，一下子就找到了。老乌指着画上的一些小苔点，说：“就是这个色，那时的云涌，就是这个颜色，错不了！”“石绿色。”“这颜色叫石绿？”老乌记住了石绿色。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种颜色了，就像他永远也无法忘记，这些年来，他在瑶台认识的那些人，无论是敬他者，鄙薄他者，

还是帮过他，伤过他者，他都记着人家的好。这样说，您也许会说，老乌这人莫非没心没肺？是否没心没肺，您请继续往下看。

故事开始的四年前，也就是公元一九八八年，干支纪年戊辰，龙司是岁。算命的说老乌此年可立业。那一年，南方有家工厂，到老乌的家乡调弦镇招工，招走的全部是十七八岁的女子。村里于是有人谣传，说那招工是骗局，那些女子被骗后，将卖给人家当老婆。吓得好些报了名的临时放弃，以致于许多年后，她们想起来还后悔不已：第一批出来打工的，许多人后来都混得风生水起。比如老乌的邻居李美华，多年以后，已然是成功的企业家；又比如老乌的同乡李小翠，和老乌是没出五服的本家，出来打工后，边打工边自考，现在是个大律师……如此之类的典范，不胜枚举。对于她们的成功，后来者说：“也不是她们有基本事，那年头，遍地都是机遇，走路都踢到狗头金。”又说：“那年头，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只要你有胆，就能发财，后来一切都走上正轨，发财就难了。”老乌听到此类说法，只是笑笑。俗语云，万事开头难。越是早出来，创业越发艰苦，机遇多，挑战也大。当然，这些，依然是后话。那些招走的姑娘，开始陆续往家寄钱。一百、二百。其时，村里尚装有高音喇叭，汇款单到村部，高音喇叭里就会呜里哇啦：“某某某，某某某，到村部，有你的汇款单。”被叫上名字的，一路上，当真是春风得意，步子变得轻而快，嗓门变得高且大，逢人是大嘴未启笑先闻了。没办法，在当时，一百、二百的汇款，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那会儿，县城国营厂的工人，一个月才挣几十块，老乌的邻居有个能人，花钱走后门，托人找关系，求爷爷告奶奶，钻窟眼打洞，好容易把闺女送进县棉纺厂当挡车工，一个月挣六十块。此女回到家里，穿健美裤，烫爆炸头，描眉毛，涂口红，得瑟得不行，连说话腔调都变成了城里腔，那一份自得与荣耀，曾经让多少人羡慕，只恨自己的父母没有这通天的能耐。如今，人家不送一分礼，就进厂当工人，一月能挣一二百，就把那进县棉纺厂的气势给压下去了。第一批去南方打工的女子，纷纷寄回她们在外面的照片，穿统一工衣，戴厂牌，洋气得很。然而没过多久，村里又有谣传，说：“有什么好得意的呢？女儿在外面卖呢。两条腿一叉，就有钱进来，挣钱可不容易么。”传这话的人言之凿凿：“一个姑娘家家，一没手艺二没文化，凭什么挣这么多？”第二年，再有招工的车开到，终有一些父母，把女儿们挡在家里。那年还招男工，老乌初中毕业后，念过两年高中，他的成绩不错，后来听说，像他这样的，就算是考上大学，也没有大学会录取他，老乌也去打听了，还真有这样的说法，这才冷了上学的心，回到村里老老实实当农民。听说招工，他的心，早就活泛起来。

招工大员见到老乌，眉头皱成几字，问老乌想干吗？老乌说：“想当工人。”老乌说他初中毕业，有文化，身强力壮，能吃苦。招工大员露出厌恶的表情，冲他挥手，像赶一只鸡：“去去去，一边去。”同来报名的，也发出了古怪的笑声。

老乌听到有人小声嘀咕：“这样的人还想去打工？真是，也不拿镜子照照。”这样的话，自然伤老乌的心。从小长到大，这样的话他听得多了，当时听说，他这样的长相不让上大学，考上了也不要，就伤心得跑到湖边痛哭一场。从小到大，他不知哭过多少回，因此，他性格内向，有事都在心里，却又自尊自强。从招工处回家，老乌拿了镜子照，镜中那人，左脸一块巴掌大的乌青胎记，狰狞可憎。老乌又哭一场。哭过后，向现实低头，老老实实当农民。

那时，农村流行万元户的说法，老乌的家乡烟村，就有一户专做米粉，叫李伯元的，靠做米粉成了万元户。县报记者采访过李伯元，县广播站也播过。烟村的高音喇叭，在每天清晨，趁着乡村还浸在雾中，就会按时响起，播音员好听的声音，在乡村的上空来回飘荡，米粉大王李伯元的名字，也因此传遍了四邻八乡。那时候，每个村都有一个两个大王。老乌想：“去跟万元户学做米粉。”他打了二斤酒，去找米粉大王李伯元。米粉大王正在门口翻晒那雪白濡湿的米浆，一脸一手都是白，让老乌想到戏台上的曹操。听老乌说明来意，米粉大王拿满是白浆的手在脸上抹一下，冷笑一声：“你学会了，成了万元户，我怎么办？”老乌想：“米粉大王说的也有道理。”悻悻回家。

但老乌并不死心，整天琢磨着学点甚。老乌喜欢听收音机，收音机里每天有致富广告。比如泡无根豆芽，广告里说“一斤豆子十斤芽；无根无须放银霞”，老乌算了一笔账，一斤豆子五毛钱，一斤豆芽两毛钱，十斤就是两块，刨除成本，一斤豆子可赚一块多。广告里还说种植中药材能快速致富，比种水稻强得多等等等等。这些信息，每一条，都弄得老乌心痒难耐。要想学技术，得到遥远的省城，路费、学费，加上购种、购药，开支小不。那时的老乌，手里最多时有过五十块，平时有十块八块，已属了不起。老乌的父亲大人，并不支持老乌做这样的冒险，父亲认为老乌的想法不切实际：“农民嘛，就得老老实实种地，冬闲了做点副业，去柴山砍柴，去岩石场抬石头，争取早点盖起红砖房。”父亲大人用他的人生经验断定：“一旦家里盖上了红砖房，还愁娶不上老婆？脸上有块胎记怕什么？看得久了就习惯了。”老乌的确是想娶老婆，他已二十出头。那年头，农村娃十八九岁就结婚，过了二十还没有找到对象，就成大龄青年，不那么好找了。因此每到农忙时，村里没有对象的小伙子都抢着给烟村著名的媒人神发爹干活。神发爹成就姻缘多矣，其立誓此生成就婚姻百对。老乌自然也去神发爹家干活，于是神发爹介绍了一位，女方一问：“男的多大啦？”“二十二。”“二十二！这么大年纪还没有结婚？该不是有什么毛病吧！”可不是有毛病！但这话不能说。二十三岁那年，神发爹不甘失败，又给老乌说了一个，对方比老乌大三岁，符合“女大三抱金砖”的标准，是个寡妇，带俩孩子。老乌不大乐意，父亲一板脸：“去不去？不去打一辈子光棍！”老乌勉强去了，谁知人家却没看上他，嫌他脸上的胎记难看。老乌想：“父亲的话也许有道理。”他实在找不出更好的路子来，就听从父亲的安排，平时

忙农田，种苎麻，种棉花，种水稻；养鸡，养猪，养蚕；冬天了就做副业，帮人盖房子，到采石场抬石头。然而，新房一直没能盖起来，老乌的心情压抑可想而知。他想离开农村，到外面闯荡。然而，那时乡村的大门尚未全部打开，农民们想改变命运，可供的选择甚少，上大学，当兵，这两条路都不适合他，好容易可以打工，偏偏招工的又将他拒之门外，老乌就暂时死了那份出门打工的心，依旧在家胡折腾。多年后，老乌在瑶台的出租屋里，回想起那段时光，已然感受不到那种困兽般的压抑，对往事的回忆，因了时间的雕饰，一切苦难与不安，都变成了美好。而眼前要面对的，依然是生的艰辛与活的不易。老乌这人，似乎从没停止过对未来的梦想。父亲大人说：“你就穷折腾吧，心有天高，命比纸薄。”早早一语成谶，盖棺论定矣。

老乌有许多梦想，一直未能付诸行动，唯一一次行动，却以失败告终。那是老乌人生的又一次滑铁卢。当时，县广播站播出了江南种兔公司的广告，说是“养殖哈白兔快速致富”，农户只要花一百八十块钱，买回一对哈白兔，给它喂些青草、菜叶，兔子下了小兔，养到三斤重，江南种兔公司以每只五十元的价钱回收。兔子繁殖力惊人，一只母兔一年可产五到六胎，一胎能怀五到六个。按一年生五胎，平均一胎四个算，一年就是二十只，每只五十元，一年下来就是一千元。算完这笔账，老乌就激动了，鼓动父亲拿钱投资，老乌的父亲养过家兔，知道兔子很好饲养，又相信广播站是国家的，绝对可靠，就把家里的一头大肥猪卖了，又卖了两担粮食，让老乌去买回两对哈白兔。那些年，像江南种兔公司这样的骗局，在中国各地农村风行，他们以高价出售普通种兔，以回收子兔为诱饵引人上钩，等到养殖户把小兔养大去交货时，种兔公司早已人去楼空。

时间一晃到了一九九二年。村里的人好像突然醒悟过来，要想发财，只有去南方打工。于是年轻人都往外跑。不独老乌的家乡，全国好多省份都迅速掀起了一股打工潮，这就是后来的研究者所谓的“民工潮”，而当时，像老乌这样外出打工，被称之为“盲流”，老乌也成了这汹涌盲流大潮中的一滴水。而这滴水，将要散落到一个叫瑶台的南方村庄。这些，可以算是本篇人物前史，不再详述。到此时，老乌尚未拥有后来的名字“老乌”。那时他的名字是：“捞仔”，“盲流”，“三无人员”，“社会不稳定因素”。至于被称为“农民工”，“弱势群体”，并被划入“底层”，则要到遥远的二十一世纪。

叙罢闲话，让我们回到老乌来到瑶台村的那个下午，时间是一九九二年夏天。老乌的记忆里，那年夏天，南方的雨水格外多，他每天到各工业区去找工作，早出晚归，经常要遇到突如其来的暴雨，一会儿将他淋成落汤鸡，一会儿又把他晒干。本来就黑的老乌，变得更黑，黑得连左脸上那块巴掌大的乌青胎记都不怎么显眼了。终于，疲惫的老乌，看到了一张招工启事，启事上写着新厂招工出粮准生活好之类的话，并写了详细的见工地址，还画了一张路线图，老乌按图索骥，

找到了瑶台村。走到瑶台，他实在太累，就在村口的大榕树下坐了一会儿，听榕树上的蝉鸣，望着河涌的水发呆。南方的蝉鸣不似老乌家乡那样，家乡的蝉声高远，中气十足，南方的蝉鸣，断断续续、奶声奶气，老乌想，只说广东话不好懂，原来连广东的知了也是说粤语的。那会儿，老乌想到了那句老话：“在家千般好，出门事事难。”不过他不想回家，他想，总会有一家工厂不嫌恶他脸上的胎记，总会有一份工作在等着他的。

老乌到河涌边，捧着水喝了一气，然后洗了把脸。

河涌边长满了肥硕的香蕉树，还有一种类似芋头的植物，比芋头叶子还要硕大、肥嫩，还要绿。老乌喜欢上了这里，也忘了这些天来找工的挫折与劳顿。他顺着那条机耕道往里走，机耕道顺着河涌的曲折而曲折，机耕道的另一边，全是青灰色的民居，房屋低矮，盖着清一色的燕子瓦，檐头有着高高的翘角，屋脊上蹲着琉璃的小兽。老乌沿机耕道往里走，走了大约一里来路，眼前就开阔了，右手边再没了人家，呈现在眼前的，是一大片鱼塘，鱼塘边种着齐腰深的鱼草，几间零星的小木棚散落在鱼塘边，一望便知是看塘人家。河涌对岸，却是另外一片风景：一条高架桥凌空而过，桥上车流如织。高架桥的两边，到处是搞建筑的工程车，一些三层、四层的厂房已然初具规模。那是另一个村庄——溪头村。老乌走遍了溪头村的每一间工厂，在溪头村看到这则招工广告，为了找路方便，他将广告撕了下来。走到机耕道尽头，按照招工广告的指示：“往右拐，五十米即见。”

老乌并未抱太大希望，这些天来，他见工面试不下十次，有时，看见工厂门口挤一大群人，好容易挤进去抢到一张招工表，工工整整地填写了。老乌的字写得不坏，内行看了，是能看出师承的。每次填表之后，过不多久，总能听到保安出来喊：“李保云，李保云进来面试。”然而，只要他一进到写字楼，希望就会随之破灭。他从那些人事主管的脸上看到了惊慌、嫌恶、躲闪、推诿。最让他受伤的，是在溪头一家玩具厂见工，玩具厂的人事主管，一个看上去蛮漂亮的女孩，见了她，居然立刻就叫他快点出去。他还愣在那里。人事主管已经尖叫了起来，直往后躲，指着她喊：“出去，你出去，再不出去我叫保安了。”仿佛老乌是史前怪兽。老乌没说什么，他本来可以表示一下愤怒的，但他没有。长这么大，受到的冷眼太多，他已经习惯了用一种平和的心看待这一切。那一刻，他只是害怕，两腿发软，害怕保安真把他揪住揍一顿，他灰溜溜地离开那家工厂，听见身后那女孩在骂保安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没长眼吗，什么怪物都往厂里放。”

“怪物。”老乌苦笑，“我是怪物。可这能怪我吗？打娘肚子里出来就带上的记号。”出门这么久，老乌第一次想哭，但是，他有效地把泪水控制在眼眶里。经过此番折腾，老乌对见工有了一种奇怪心理，他渴望着有机会见工，看见厂子门口围了人就兴奋，看见电线杆上有红纸心跳就会加速，可真要面试时，他又害怕，害怕再遇上那样的尖叫，害怕人家叫他怪物。现在，我们的老乌来到了瑶台，他

当时的心情，正是这样的复杂，只要往前再走五十米，就到了招工的地方，那张纸上写着：“新开玩具厂招工，司机、文员、仓管、储干、保安、普工，生熟手均可，出粮准，待遇优，有意者请往瑶台村招工办事处面试。”新开的厂，招的人多，应该会有自己的职位。老乌想，我的条件不高，有一份工作，工资高低不计较，劳动强度不在乎，只要有工打，就比什么都幸福。老乌是一路兴冲冲地赶到瑶台村，然而越是接近招工办事处，脚步越发沉重了。他看到了那间办事处的招牌，办事处门口围着一群人。老乌转过身，走到云涌边，下一道坡，他蹲在水边，从清亮的水里看到了自己，看到左脸上的那块胎记，胎记从左额斜着往下长了一大片，把眼从中间分成了两半，老乌抚摸着那块胎记，长叹一声……再次喝了两捧水，洗了一把脸，直起腰，深吸一口气，平息了越发快的心跳，这才上了坡，走到坡上，他又有了一些勇气。招工处门关着，门口有一张告示牌，写着见工的时间，上午八点到十二点，下午两点到五点。现在才一点多钟，招工处的工作人员在午休。招工处的牌子下，围了几个人，而在离牌子十来米的树阴下，或蹲、或坐、或站着一群人，老乌目测，不下二三十人。老乌在太阳下站了一会儿，也走到树阴下。两个女孩，可能是一块儿的，说着话，见老乌站到身边，一个猛地看到了老乌脸上的胎记，伸手捂住嘴，然后轻轻扯着另一个女孩，避开老乌，远远地站着。老乌不理睬别人的大惊小怪，自顾寻了块石头坐下，石头被太阳晒得灼热，烫得屁股痛。老乌就蹲着，什么也不想，好像又想了许多。

两点钟，招工办开了门，出来一个男的，长得精瘦，上穿格子衬衣，下穿牛仔褲，操着典型的广东普通话，大声喊：“见工的，拿表交报名费啦。”人群像见到一堆臭肉的苍蝇：“嗡”地一声叮了上去。这个比喻，是老乌后来对人说起这事时使用的。“我们就是一群没头脑的苍蝇，那个招工处就是一堆臭肉。”老乌如是说。“不要挤，不要挤啦，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，都有的啦。”精瘦的广东仔操着广普，连笑带骂。每人领到一张表，表上除了要填上自己姓名、年龄之外，下面列出了从主管到普工的十多个岗位，每个岗位后面，有需要缴纳的报名费标准。多年后，老乌还记得，应聘主管要交八十，应聘仓管、文员、储干、司机、拉长，要交五十，应聘普工要交三十。精瘦的广东仔说：“大家填好表，然后去屋里交钱，交了钱，到三点钟统一安排考试，明天早晨出考试结果，考上了的，报名费退还给你们，没考上的报名费不退。你们想清楚要不要报名，别到时考不上又叽叽歪歪的。”这样一说，大家都有些犹豫，拿了表，商量着怎么填。老乌仔细看了一下表，他是初中毕业，读过两年高中，写得一手漂亮书法，毛笔硬笔俱佳，因此他不想选择做普工，而希望能选一份可以发挥他才能的工作。老乌分析了一下，以他这样的长相，是不可能当干部的，因此没必要选择储干。拉长？他干不来。司机？他不会开车。文员？没有哪个老板会让他这样的人坐到办公室里大煞风景。于是老乌在仓管后面打了勾。仓库管理员，也算是文职工作，整天坐在仓库里，

又不用怎么见人。老乌选好之后，就去交了报名费。五十块钱，虽说掏出来有点肉痛，但他还是掏了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交完了钱，老乌就有点后悔，因为有好几个人没有填表报名，他们认为这个招工处有问题：“新厂招工为什么不在厂里招？偏要到这里专门弄两间办公室招工。”招工处的人说：“新厂还在安装机器，现在先把工人招好，做好前期培训。”这样的回答，显然不能让那几个人满意，他们看了看，就离开了。他们一走，老乌的心里也犯了嘀咕。的确，新厂招工，干吗不在厂门口直接招呢？但一想，退出的人毕竟是少数，多数人都交了钱，也就随大流了。

三点钟时，那块臭肉又出现在了门口，大家再次“哄”地一声叮了上去。精瘦的广东仔把大家招呼进一个房间，房间里有十几张桌子，众人坐好后，广东仔发下了试卷。老乌一看试卷就傻了眼，很大一张试卷，只有两道题，正面一道，汉译英，一篇不知从哪里抄来的文字，要求翻译成英语；背面一道题，英译汉，密密麻麻一张纸的英文，要求译成汉语。老乌读书时英语成绩还不错，但那会儿，他们是初中一年级才开始学英语的，再不错，也仅限于记得百十个单词而已，离英汉互译的水平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？老乌看到考题，开始还以为发错了试卷，他叫来了那个精瘦的广东仔，问：“是不是发错试卷了，这可是英汉互译。”广东仔说：“系啊，冇错的啦，就系英汉互译啦。”老乌说：“我应聘的是仓管，考英汉互译干吗？”广东仔说：“丢！我们厂是外资企业，产品都出口的，上面标的全是英文，你不懂英文，怎么管仓库？怎么发货？”老乌说：“那我不考仓管了，我考普工。”广东仔说：“考普工可以啦，你先去财务处交三十块钱。”老乌说：“为什么又要交钱？我不是交了五十的么。”广东仔说：“那五十是考仓管的。”老乌还想说什么，广东仔说：“有话出来说，别影响大家考试。”老乌一想，反正这题目他是一句也译不来，就交卷出了考场。广东仔笑道：“要不要再考普工？交三十块进去接着考普工。”老乌想，都到这个份上了，如果不考，那五十是白交了，如果再考，又得交三十，权衡再三，觉得还是考一考，不为别的，只为，这是他见工以来，唯一没有因为他脸上的胎记而拒绝他的工厂。交钱时，老乌还专门问了，像他这样脸上有胎记的能不能考？那收钱的笑着说：“我们这里是招工，又不是选美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的啦。”这话说得老乌心里很温暖，他再次交了三十块钱，还是那精瘦的广东仔把他带进考场，走进考场时，老乌惊讶地发现，刚才一屋子的应试者都不见了，只听见外面乱哄哄的。老乌疑惑地问：“刚才那些人呢？”广东仔没好脸地说：“都交卷了。”老乌也没多想，待广东仔把试卷再发给他，老乌又傻了眼，还是刚才那张试卷，一道汉译英，一道英译汉。老乌急了：“怎么还是这张卷，有没有搞错？！”广东仔一脸坏笑：“冇错啦，我们厂系外资厂，做的产品上面都标着英文，不懂英文，连普工都做不了的啦。怎么样，能翻吗？能翻就快点翻。”

许多年以后，老乌对画家刘泽说起这段往事时，刘泽笑出了眼泪。老乌也笑。老乌说他还真是有点佩服那些骗子的才华：“这样的骗局，亏他们想得出来。”刘泽指着老乌，说：“你呀你呀，我是笑你，相同的当，你居然上两次，你真够可以的。”老乌拿手刨脑壳，一脸无奈。刘泽说：“怎么没人去告他们呢？”老乌说：“谁敢呀，再说了，人家说好了要考试，你自己考不上怪谁？”不过，这是事隔多年之后老乌的想法，事隔多年，老乌的心情自然平和了下来，在当时，他恨不得拿刀把那些骗子剁了。尤其是那个精瘦的广东仔，那小子一脸坏笑，让他受不了，让他感觉受到了极大羞辱。当时，愤怒的不止老乌一个，而是一群。所有的见工者都被骗了，他们试图讨回公道，然而从巷子里一下子冒出五六个烂仔，手里挥舞着木棒，威胁他们，让他们快点滚：“不然有你们好看。”于是大家就这样散了。

不过，老乌却因此，与瑶台结下了缘。

后来，老乌想，一个人与一个地方，冥冥中是有缘分的。缘分到了，绕都绕不过，缘分未到，求都求不来。老乌想，他和瑶台这个地方，就有这样的缘分。后来，老乌还想，他到底为什么喜欢瑶台这个地方呢？是因为瑶台的那条云涌，因为云涌的一涌绿水？也是，也不是。那，是因为瑶台那两株参天的古榕，还是因为古村落青砖黑瓦的民居？也是，也不是。总之是，他喜欢上了瑶台，老乌就想，有时，一个人喜欢上另一个人，或是一个人喜欢上一处地方，原来全是没来由的。要不然，老祖宗怎么会造出一见钟情这个词呢？

老乌和瑶台，当真是有缘分的。他人生中许多的第一次，都与瑶台有关，比如第一次受骗，第一份工作，第一次恋爱，第一次失恋……第一次……

这些，往后再说吧。

先说说老乌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。这份工作，和老乌想象的相差甚远。出门打工之初，老乌的梦想可不是这样的，那时，老乌的梦想是，穿灰色工衣，胸口戴着厂牌，有许多的工友，他们来自五湖四海，工友们在一起亲密无间，厂子里还有许多女工，老乌想，咱长得虽说差点，但有内才，时间久了，长处就出来了，说不定，会有姑娘喜欢呢。老乌时时为那些女人只看外表而不究人内美感到遗憾。老乌甚至很自负地想：“哪个女人要是嫁给我，那当真是她的福气，我会把她当菩萨一样敬着，当公主一样爱着。”老乌想，他的姻缘，可能就在哪间工厂里。在老家烟村，常有人拿他这大龄青年说事，说：“保云保云，给你介绍个媳妇子。”老乌分不清人家是真心还是要他，不说话，眼却盯着人看。人家就说：“那个女的姓曾，曾家屋里还没生，那个女的姓蒋，蒋家屋里没有养，那个女的姓周，叫周围找。”这样的玩笑还可以接受，毕竟是善意的，虽说带有那么一点点调侃与挖苦。有些玩笑，听起来就刺耳多了，说：“保云保云，我帮你介绍个对象，那女的长得可好看了，瓜子脸，梅花脚，又会洗碗又会舔钵。”老乌不说话。老乌的娘知道了，拿一把菜刀，一块砧板，站在门口的山坡上，拿刀剁一下骂一句：“砍脑壳

的，烂屁眼的，我日你的妈，将来养个儿子日狗×。”有时，老乌牵着一头牛放，老乌家养的是头母牛，有爱开玩笑的，就会说：“保云保云，两口子出来散步呢？”后来母牛下牛犊了，人又会说：“保云保云，你们一家三口好幸福哟！”老乌这人脾气好，只是涨红着脸，却不回一句嘴。

唉！俱往矣！老乌想，人是要向前看的。可是，前方，又会有什么在等着我们呢？谁也不知道。这就是命运，是未知，因了这未知，人们才会永远相信希望的存在，相信明天会更美好，才会有梦，不然，人只有了过去，只有了怀旧，只有了悲鸣与哀叹，那才是真正的可悲。

老乌的第一份工作，可以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也许，这就是他和瑶台缘分的一个佐证。自打上次受骗后，老乌找工作都绕着瑶台走。也是，瑶台那时尚未开发，瑶台的村民们，虽说洗脚上田了，但他们最先干的，还只是把农田挖成鱼塘养鱼，有些年轻力壮的，就到离县城近一点的那些三来一补的工厂里打工。瑶台因离县城尚有一段距离，还没有工厂建到这儿来，因此来瑶台找工作，无异缘木求鱼。老乌在离县城近一些的溪头村、溪尾村找工作，这样一晃就找了小半月，父亲卖掉的两头大肥猪，眼看就剩下两只猪蹄子了，老乌还没有找到工作。开始还睡旅店，后来，睡溪头工业区前的树林，可那里不安全，治安晚上爱搞突袭，更有来南方久未找到工作的，三五纠结，晚上打劫落单的找工者。老乌被治安追鸭子样追了一次，好在他身体还算强壮，走路快，在村里时，就被人戏称为飞毛腿。就算老乌有飞毛腿，但那次之后，也是吓破了胆，他听说，被治安抓了，要送到收容所，然后遣送回家。他好不容易才出门打工，可不想连工作都没找到就回家。于是老乌就想到了瑶台，想到了瑶台村口的两株大榕树，想到了大榕树下的那些青条石，老乌想，虽说远一点，得走二里地，但在那里睡觉是个好地方。于是，我们的老乌白天在工业区找工作，晚上就回到瑶台睡觉，他把瑶台当成自己的家了。

瑶台村的夜晚，安静、安全，没有治安队来袭，没有烂仔打劫。老乌在瑶台住得很安逸。结束了一天的找工苦旅，南方的日头开始变得温和起来，那时老乌就开始往瑶台走，远远地，就能看到瑶台村口的那两株大榕树，好多长脚杆的白鹭在天上盘旋着，盘旋着，探出长脚杆，落到树梢。老乌记得，上小学时学过一篇课文，叫《鸟的天堂》。老乌想，也许，这大榕树，就是鸟的天堂。在老乌的家乡，也是有许多的鸟，倦鸟归林的景象，老乌很熟悉，看到了觉得亲切。这时，太阳落到西边，那些正在迅速往上生长的楼群，那些脚手架，那些长臂杆的吊车，被夕阳照成剪影，定格成一幅画，许多年后，这幅画还时常出现在老乌的梦里。

南方的气候，白天酷热难当，一到晚上就凉爽了，南风总是从傍晚开始吹，风从海上来，带着咸腥与濡湿，那种特殊的气味，后来曾反复出现在一些关于南方寻梦的诗歌、散文中。南来的风，把一天的疲倦扫光。老乌像那些倦鸟，也在

傍晚时归林，他走得极慢，白天走得太累，没了力气，他也不舍得走快，他要好好享受这南国水乡的傍晚，太阳把西边的天空燃成了火烧云。“朝霞不出门，晚霞行千里。”未来一段日子，看来多是大晴天。老乌就这样慢慢走，左顾右盼。老乌是多么喜欢这些珠三角的植物呀，它们的叶子都极肥硕，极绿，那种绿，仿佛可以往下滴，让老乌想到了一个词：滴翠。许多的植物，都是老乌未曾见过的。榕树可以独木成林；木瓜树有两层楼那么高，结那么多的木瓜；还有一种树，很高很大，树干光秃秃的，树顶上长着狭长粗壮的叶子，老乌认为是椰子树，但却没有见过树上结着的椰子；还有一种树，树干上长了许多的大刺，状如儿时看的小人书《岳飞传》中那金兵手中使的狼牙棒，老乌就把这树叫做狼牙棒……老乌走到榕树下时，天往往就黑了，村子里已安静下来，老乌藏好行李，然后跳进云涌，好好地游个痛快，他喜欢把身子浮在水上，思绪是飘浮着的，他多么喜欢这个地方啊，他想，要是能有一份工作，在这里，那就好了。

很快，老乌就如愿以偿了。他手中的钱花光了，这个白天，他决定不出去找工作，他没有力气再走，就在榕树下睡着了。他每天晚上睡在榕树下，就已经引起瑶台村民的注意了，不过没有谁来过问，现在的瑶台村民，早长了见识，他们知道，这肯定是一个来捞世界的捞仔，这样的人，近来他们见得多了。一连几个大热天，老乌的身体开始吃不消，这天他没有出去找工作，就坐在大榕树下，他觉得困，就困着了。从早晨困到中午，又从中午困到了下午。他在这里困得时间太久了，终是引起了村民的注意：“这个捞仔，可不能让他死在大榕树下，”“死在大榕树下，会坏了村里的风水。”于是有人过来，叫：“喂，衰仔，醒醒，”手一推，老乌就软软地，四仰八叉摊在地上。人们惊呼：“死着啦！”“没死，还有气呢，是晕着了。”很快就围过来一群人，有人说是中暑了，要给他拔痧。有人说要拿凉水泼。几番折腾，老乌居然醒了过来。醒过来的老乌，眼前一片白光，白光中，晃动着一些虚影。虚影渐渐清晰了起来，变成了一个个的人。老乌看着他的身边围了一大群人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从大家叽里呱啦的言说中，他猜到，自己这是昏迷了。“可不是吗，睡着的时候，还是上午，这会儿，太阳都要落土了。”老乌想。这时的老乌，做梦都没有想到，他会因此而获得一份工作。给他这份工作的人，人称黄叔。老乌更未想到，他未来的人生，与黄叔，从此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“黄叔，你不是说要找个看鱼塘的工仔么，这个北佬看上去是个老实人。”有人这样说。那叫黄叔的，为人厚道，粗识文墨，在这一方村民中，颇有威信。见有人提起让他收留这北佬，就问老乌姓什么，叫什么，哪里人，来这里多长时间了，又说他有个鱼塘要找人看，每天晚上得睡在鱼塘边的木棚里，事不多，工资也不高，管吃，一个月五十块，问老乌干不干？别说一个月五十，就是白干，只要管吃管住，那都是求之不得的事。因此老乌连声说：“干，干。”黄叔说：“要

干，那就拎起东西跟我去鱼塘。”老乌站了起来，两条腿直打颤。黄叔说：“饿了？”老乌说：“饿了。”黄叔就去士多店，给老乌买了一袋鸡蛋糕，老乌狼吞虎咽，三下五除二，半袋蛋糕下肚。黄叔笑着说：“慢滴慢滴，小心噎着。又有人抢着你的。”老乌见黄叔爱笑，一笑，眼就眯成一道缝，想，爱笑，且笑得这样慈祥的人，心地定是善良的。也放了心，把余下的半袋拎在手上，背起行李随黄叔而去。

鱼塘就在机耕道尽头。一大片鱼塘，一间木板拼成的屋，就是老乌未来工作的地方。这一件事，让老乌对瑶台的感情更加深厚了，上次受骗带来的不快也一扫而光。老乌对黄叔自然是千恩万谢。黄叔说：“不用谢，我正在想着要找个看塘的。你给我做事，我付你工钱，谢什么呢？”老乌心说：“受人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”三年前，黄叔承包了村头这片地，挖鱼塘养福寿鱼、养塘虱。但近两年，养鱼显然已落伍，离县城近些的村子，都建了厂房出租，手头活、脑子灵的，开起了小小的工厂，三五个人，七八条枪，接一些工厂外发的单来加工。邓小平第二次南巡之后，再次掀起了珠三角经济建设高潮，黄叔不甘再落后，买了两台注塑机，就在瑶台租了民房，成立了他的工厂，半个月前才招了俩工人，给街上的玩具厂加工塑料产品，鱼塘自然是没工夫照看了。老乌的工作极简单，照看好鱼塘，不让人偷鱼、下毒，种好塘埂上的鱼草，早晚割了丢进鱼塘里，早晚开了增氧器给鱼塘增氧。到吃饭时就回去村里，和塑料厂的工人一起吃。黄叔说：“鱼塘填掉是迟早的事，如果你表现好，到时就到塑料厂打工。”

老乌当真是做梦都没想到，天上真的会掉馅饼，且这馅饼正好砸在他的头上。所谓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，这一晚，老乌做梦笑醒三次。第一次从梦中笑醒，老乌翻了个身，又睡着了；第二次从梦中笑醒，他灵醒过来，知道晚上是不能睡的，打了手电筒，把鱼塘察看一遍；回到棚里，说是不睡的，可能是太倦，这些天一直绷着的那根弦终于松下来，不一会，又睡着了，他梦见黄叔的工厂，工厂有几百层楼高，像一根柱子，直入云层，成千上万的工人，在这柱子里忙碌。老乌梦见自己成了黄叔工厂里的头儿，西装革履，工人见了，都点头说厂长好，他就说，好。还了一个躬。工人慌得给他再一躬，他又还一躬。老乌觉得很好玩，不禁笑了起来，再次从梦中笑醒；醒来之后，细数梦中之事，觉得此梦颇有深意，是个好彩。想，下次见到黄叔，定要对他讲说此梦。然而，下次见到黄叔，已是半月以后。这半个月，老乌每天照看鱼塘，不敢有丝毫马虎。他知道了黄叔所谓的塑料厂，原来只有黑乎乎的两间民房，两台机器，厂里加上黄叔，一共四个人，黄叔是总经理兼厂长兼业务员兼搬运工，每天骑了辆摩托车，拿货、送货：“日——”驮着产品去了街上。“日——”驮着原材料回到瑶台，每天风风火火，忙得不亦乐乎，平时很少在家吃饭，因此老乌难得遇见一回。黄叔的老婆，工人叫她老板娘，老乌也跟着叫老板娘——一个小个子的农妇，比黄叔显老，极勤劳，每天坐在注